

## 记一次有趣的误会

我上过的通识课《化学与人类》留下很多有趣的记忆，这次误会就是其中之一。

和往常一样，“化学与人类”这门课总是安排在开学的第一周周二晚上。当我上完两节课后，信步走出教室时，一位女同学在教室门口叫住了我。

“刘老师，我能和你谈谈吗？”一脸严肃。

“当然可以。”虽然我并不认识她，但我也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“上学期我选了你的课，因为喜欢，每节课我都来，且认真地听，考前花了整整两天复习，考试答题也感觉良好，没想到被你关了。”“关”就是不及格的代名词。

“不会吧？”那学期选课的同学共380名，只有一个被关，印象中似乎是一个男同学。

“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她报了个名，显然不是我印象中的那位同学，“绝对是搞错了！”

我们学校的成绩登录系统的程序是任课教师将成绩交给本系教务员，然后上网通知学生

所在院系的教务员，再填写到成绩单。学期结束后整个成绩单寄给学生家长。那么，是哪个环节上出了错呢？

“你不用着急，明天就帮你去查，只要是错了，就可以改回来的。”没想到那位女同学突然哭了起来，哭得伤心极了。

“我每学期的成绩都是优良，每学期都拿奖学金。没想到却被《化学与人类》毁了。”听到这么一说，我也感到事态的严重。

“别哭别哭。不用等到明天了，我现在就去帮你查。”

因为所有的考卷都在我那儿，我安慰她几句，让她在寝室等我的电话。我立刻飞车赶到办公室翻阅380份试卷，正如我意料之中，她考了90分，拿了个A-（读作A减）。复旦学生的成绩是十级记分制。A，A-，B+，B，B-，C+，C，C-，D，F（不及格）。我如释重负，总算没毁了一个优秀生。回到家里已近10点。拿起电话却犹豫起来，是不是太晚了？可是想到她焦虑的心情，怕她再哭一个晚上，我还是拨通了她的电话。

“你没有不及格，你考得很好。再也不要哭了，明天我会帮你去更正的。”她顾不得向我道谢，就对室友们大叫：“我没被关。”我悄悄地挂上了电话，心里透过了一丝甜意。正当我沉浸在惬意之中，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。

“刘老师，谢谢你，明天不用去查了，是我妈妈搞错了。”

原来，当学校的成绩单寄到她家时，她因有事已经回到学校了。她妈妈为了让她早一点知道成绩，就打电话到她寝室，她的室友接的电话。在报《化学与人类》这门课时，她妈妈把“A减”读成了“A负”，于是室友通知她，你的《化学与人类》的成绩是“F”。

一场误会导致这位同学哭了两天，然而解除误会的开心足以弥补她的难过。事后，曾在校园里碰到了她，她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，道了一声“对不起”，脸上露出了灿烂的心会一笑。

我想人生误会中多一点这样的，应该是很有趣的。

刘旦初（化学系退休教授）

## 近处有涓流 远方是大海

作业，是和学生相处的每时每刻。这些，经年累月无声地凝聚、升华成教育家精神。

这样的老师在复旦满园皆是，这样的传承在复旦有很多。谢希德先生的一名学生在一次重要会议上，获知得到美国AMES国家实验室的访问学者OFFER，兴奋之余当即公开了这一消息。第二天，谢先生专门叫他过去，说“AMES读错了”，告知正确发音。

多年后，这位也成为教授的学生收到一位本科生的邮件，说在申请国外大学，时间很紧张，请他“务必于XX前写好推荐信”。这位教授未予回复，两



天后，学生找到他办公室询问。教授问学生邮件有否写得不妥？学生答无。教授让学生坐在自己的办公椅上，在自己的电脑中读邮件，问有否感觉（和从学生电脑中看）不同？学生想了一下说“您的屏幕比我的电脑大”。教授这时告诉学生，是邮件的语气不对，虽然事

急，但这样的命令式语气可能是大部分教授不接受的。

本来没有什么交集的师生从此成为朋友，交流不断。几年后，学生邀请教授为证婚人，向宾客们讲起这件令两人开始友谊的“小事”，说它“影响了自己的一生”。

泉眼无声惜细流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教育家听起来很遥远，做起来却可能是一桩桩不起眼的琐碎小事，一句句平淡寻常的话，仿佛滴滴水珠汇集成流，永远地影响着人们，悄然间修改他们的观念，滋养他们的生活。而又是这些平淡，且复旦兮，发散出耀眼的教育家精神。

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教育家精神随着时代发展，不断地演化、更新，但永恒的内核是，它是双向交融，在育人，也在育己，成就他人的同时也在成就自己。这个相互成就的过程没有终点，如微纳电子器件研究院青年教师吴宜家所言：是教师，也永远是学生。

成为教育家不容易，比溪流奔向大海的路途更漫长；但践行教育家精神却是实实在在的，像溪流从身边淌过，随手一掬就飞珠溅玉。

这一趟奔向远方的汇流入海，映照出卓越而有趣的复旦人生。

傅 萱

诗苑卿云

### 忆旧游·本意

记流萤款舞，绣毂携游，多少良宵。听沙鸥默语，古木风萧。浅霞淡揉倦眸，含笑矜人娇。渐苦意囚身，愁痕傍眼，空把魂销。

迢迢。梦寻处，拚寒马绝尘，皆作轻嘲。也拟长相见，恨无情抛掷，重觅劳劳。故园更有新燕，无旧隐堪招。但伫立凝思，空庭风露眠寂寥。

胡慧中

现在是中午休息，12点半过了，我在光华楼21楼自己的办公室。

远远传来“音乐”声。笛子？口琴？都像，悠悠的，不敢断定。确认了不是机器播放而是有人在自吹自奏。

先是《千与千寻》的主题曲。接下来是斗牛士舞曲。吹奏水平很不低，斗牛士舞曲中间有很短一个过门，需几秒内极快地奏出许多音符，都准确。

我去了一趟洗手间。回来又听到《千与千寻》，看来是喜欢。

此时又有“歌声”传来，一个女声。之所以把“歌声”加引号，是实在唱得有些差。

接下来有人“哼”昆曲，似青衣，又不敢断定。笛子或口琴仍在继续，也就是说，我的耳膜里有两种艺术形式在鼓动。

写到这里，传来了男声的评弹唱腔，似蒋（月泉）派，但不好断定；现在，似乎是男女两人苏白，音量忽高忽低，似乎很投入，或者正进入情节有点跌宕处。

此时，又有长笛声传来——现在可以断定是长笛了，是西洋曲子，节奏很快的，名字说不出。接下来，又是《千与千寻》，看来是真喜欢。长笛声不断，一曲又一曲，后面都是西洋曲子。

有一个类似报幕解说的女声忽然响起：“好，我们现在掌声拍响……”就这一句话听得颇真切，应该是评弹的苏白要结束了。但“报幕员”还在继续解说。

13点15分过了，长笛又在继续吹奏斗牛士舞曲。

13:20分，我要做自己的事了。而那些音乐戏曲报幕声也逐渐沉寂了。

整个过程，似乎略有一点点遗憾的，是一直没有听到评弹的女声唱腔。

今天的午间休息虽然被乐声打断了，但这场闲听很有趣，却是蛮好的。

王妙发（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）

副刊投稿邮箱：

Fudan\_media@fudan.edu.cn

### 光影书画



#### 秋光

木叶动秋声

秋天的美景

藏在复旦园里

每一个角落各具风情

把秋天的美尽收其中

摄 王诚瑞（经济学院

2021级本科生）